

赋权视角下乡村女性参与式发展路径研究——以 C 县

“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为例

邵会会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17

摘要:乡村振兴是近些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的乡村女性不仅是影响家庭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她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乡村女性承担了一些乡村田间的农活和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以及子女的抚养工作,每天忙忙碌碌,很难关注到个人的成长。另外,由于乡村的相对闭塞以及公共教育的缺失,她们也没有太多学习新技能以及个人成长的机会,更没有表达自我及提升的渠道。随着时代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中国的乡村女性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她们在获取知识、信息以及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环境得到大大改善。因此,本文以 C 县“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为例,从社会工作角度探讨如何促进乡村女性发展,即基于满足乡村女性渴望成长的需求,聚焦乡村女性深度赋权,通过一系列赋能人的陪伴和技能传授,帮助乡村女性实现技能提升和自我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介入; 赋权; 参与式发展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ral women's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Take the "Red Berry Sister" Rural Women's Growth Plan in County C as an example

Huihui Shao

School of Grammar and Law,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7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Rural women in China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ce influenc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families but also a crucial participating entity in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ir growth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Rural women in China undertake agricultural work in the fields, almost all household chores, and the upbringing of their children. They are busy every day and find it challenging to focus on their personal growth. Moreo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closed nature of rural areas and the lack of public education, they have limited opportunities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foster personal development, let alone channels for self-expression and advanc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women in China have garnered increase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heir environment for accessing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social resources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d Berry Sister"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County C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from a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rural women's desire for growth, empowering rural women deeply, and assisting them in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a series of empowering activities and skill impartation, thereby helping rural women enhance their skills and achieve holistic personal growth.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Empowerment;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被首次提出,战略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强化对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加强农村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全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到乡村建设中。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后,在中国乡村自然而然形成了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

386199 特种部队(“38”指代妇女、“61”指代儿童、“99”指代老人)。在乡村,广大女性承担了琐碎的家务和繁重的农活,同时还要照顾老人以及教育子女,所以她们的成长对整个家庭和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马郢村也有这样一群乡村女性,终日在照顾老人小孩和从事农活中忙忙碌碌慢慢失去了参与融入社区生活的能力,也很难实现自我的成长和发挥个人的价值贡献,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她们渴望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家庭的主力军,更能

成为马郢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基于她们的成长需求以及乡村发展的需要，S 社工机构基于社会工作赋权增能视角，在 A 省 C 县妇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发起红莓姐姐成长计划，希望汇聚更多人的力量，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女性成长教育体系，唤醒马郢村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能量，为想要成长的乡村女性全方位赋能。

一、乡村女性发展概念界定

（一）乡村女性

农村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构成的地理空间，强调的是农业经济基础。而乡村在古代是一种人口的社会组织。它除了农业基础之外，还强调政治和文化功能，乡村地域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乡村里面的人口好像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和一代地传承下去，不会有多大的变动。在乡村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村，大家群集到一起，一个挨着一个修建自己的房子，成为左邻右舍。一个村庄，世世代代，就那么些人，那么些故事，很稳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妇女指的是已婚的女性和做母亲的女性。女性则指所有成年女子，包括妇女在内。本文中乡村女性界定为生活在中国乡村 18 岁以上的女性群体。

（二）参与式发展

参与式发展，就是把发展看成是当地人的事情，尊重和相信他们的知识和能力，鼓励他们从始至终地参与到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使大家的能力得到提升、建立组织和享受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建立机制来保障大家的参与权。^[1]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客观上加快助推了女性发展，同时，女性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员，随着其成长发展，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本文中界定的乡村女性发展指的是生活在中国乡村的女性群体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参与式发展的过程。

二、乡村女性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A 省 C 县马郢村地处江淮分水岭，土地高低起伏，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展现代农业先天不足，曾被列为省级重点贫困村，很多村民外出打工，乡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常住人口在最少时仅仅只有 500 人。加上交通不便，招商引资困难，脱贫之路十分艰难。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下，驻村扶贫干部以及社会工作者等专业力量介入，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吸引了许多人来到这里创业，大家将租借的破旧民房翻修一新，建成

手工作坊，打造成民宿，同时在村落里面种花种草，带领居民在家中制作手工艺品等，逐渐在马郢村建立起一个新的村落。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实地观察、访谈等方法，对 60 名乡村女性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有以下特点：

（一）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乡村女性中，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有 10 人，占被调查女性总人数的 16.6%；初中学历文化水平的为 32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53.4%；高中文化程度为 12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20.0%；大专及以上学历 6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10.0%。

（二）劳动强度大，健康状况下降。

马郢村由于距离省会城市 H 市区 40 公里，男性大多外出打工，乡村女性既要承担起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务，有的还要照顾年迈的老人，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强体力劳动和生产生活的不规律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损害，健康状况下降。

（三）生活压力大，安全感降低。

沉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繁琐的家庭照料责任，给乡村女性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多数乡村女性在男性外出打工期间缺少安全感。

（四）思想观念相对保守。

由于乡土文化的影响和乡村的相对闭塞，许多的乡村女性常常处于弱势的地位，受自身的认知水平和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她们多自信心不足，工作和生活都仅限于家庭，多安于现状。

（五）精神文化生活匮乏。

乡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活动方式也传统单调，很多的乡村女性习惯了文化生活单调的现状，年轻一点的女性常常通过手机或电脑上网玩游戏、刷视频、网络聊天、网络购物等来打发休闲时间。而年长一点的女性群体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不高，闲遐时间常串门聊天、打牌、看电视等。整体上看，乡村女性对美的需求、对知识的追求、对理想信仰的向往以及对生活意义的追问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不高。

三、赋权视角下的乡村女性发展

“赋权”一词来源于 Empowerment，一般译作“赋权增能”、“赋权”、“充权”或“增能”，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和能力。

张时飞将西方学者如迈克尔·曼、莱维斯、古铁雷斯等人对赋权理论的权力进行总结界定为三种，即个人权力、社

会权力、政治权力。^[2]Pinderhughes (1983)、Lee (1994) 和陈树强 (2003) 等学者从能力观、意识观两个层面对“权能”进行了界定。Pinderhughes (1983) 和陈树强 (2003) 主张从能力观来界定“权能”，他们认为：“权能”是一种能力，是个人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以及发展的各种有利的动力。^[2]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个个客观存在，也表现为个体的主观感受，也就是权力感。而无权也不单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也指人们通过一种内化的过程，从而形成的一种无权感。正是由于这种无权感的存在，使得人们开始指责和贬低自己，进而陷入到无权的恶性循环中。^[4]Lee (1994) 对赋权的意识观进行了界定和梳理，他认为，“权能”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和认识到个体受到压迫，才能在增权的过程中看到更多选择的机会。^[5]由此可见，赋权不是赋予服务对象个体权力，而是在于挖掘或激发服务对象的潜能，恢复其被剥夺的尊严和自由。

《妇女和赋权：参与和决策》一书中提到，赋权妇女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可以给予的一个东西；要通过女性主动性的自立自强来赋权；赋权的过程可以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女性通过参与团体活动，可以促使她们组织起来，鼓励她们采取行动的意识 and 能力得到不断发展和充分提升。妇女赋权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工作者与女性当事人的共同合作，让女性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引发她们对现状进行思考，寻找解决的途径，并采取积极行动来改善处境。^[6]

在赋权视角下，基于对 C 县马郢村乡村女性的需求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乡村女性有兴趣爱好培养、技能培训、家庭发展、就业创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求。为此，S 社工机构发起和执行的“红莓姐姐”成长计划从“赋权”的能力观、意识观两个层面对乡村女性发展进行介入，致力于帮助乡村女性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 通过公益项目整合“资源”，开设“三大课程”，结合“陪伴成长”，实施“四大路径”。

社会工作者整合高校社团、专业组织、志愿者、爱心企业等资源和力量，开设三大课程体系，并结合陪伴式的成长教育支持体系，为乡村女性带来外出研学、公益陪伴和互助小组等能力提升，鼓励引导乡村女性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 为乡村女性注入“发展能量”，实现乡村女性“意识”觉醒，“幸福能力”提升。

意识观，从“赋权”女性的角度看，是指女性可以认识到自己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又清醒自觉的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社会生活，从而实现和肯定自己的人生需求和社会价值。乡村女性在物质生活

满足之后，有强烈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以及参与乡村治理、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社会工作者通过开设阅读沙龙、成长工作坊、公益志愿服务体验小组，促进乡村女性开启寻找自我的旅程，实现“意识”觉醒，把乡村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四、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女性发展实践路径

(一) 搭建乡村社工站，引进社会工作人才。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对加快推动乡镇社工站建设作出了政策安排，各地社工站建设试点推进，发展势头良好。马郢村早在 2016 就引入了专业社工机构，整合乡村社会服务资源（场所、设施、组织等），搭建乡村统筹联动的社工站平台，引入社会工作人才团队开展运营，实施“马郢计划”^[7]，为服务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服务基础，为居民参与提供服务路径支撑，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

(二)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导女性自我服务。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街道社区居（村）民、相关组织独自或联合发起成立，以街道、社区为活动范围，以满足居民的需求、解决社区的问题为目标，以社区服务与活动为载体，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或备案的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能力建设、服务支持等方面。社会工作者制定了一套课程体系，通过建立戏曲、文艺、高跷等小组，让乡村女性变得能歌善舞，还能登台演出。而美食、女红、园艺和摄影小组，则引导和支持她们居家创业，带来身心愉悦和家庭增收双重效益。

(三) 引入专业组织，提供技术支持。

社会工作者引入专业组织，开展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合法运营、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以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而提供的专业技术支持工作。

社会工作者引入形象礼仪、国学陶艺、文艺戏曲、摄影、女工、书画艺术等专业组织，为妇女儿童服务、具有发展潜力的女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培育孵化引导这类组织成长为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效激励了女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同时，提升女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及服务水平，增强其为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服务技能，为积极参与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链接争取妇联、民政、共青团以及公益基金会等项目资金扶持，加大对女性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四) 助力女性成长, 推动女性社会参与。

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训、咨询、督导等方式, 为乡村女性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团队建设、规范管理、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 为女性参与、监督、评议拓展客观现实的路径, 提升乡村女性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社会工作者引入专业团队, 通过室内摄影及室外拍摄实践, 引导乡村女性观察乡村、关注生活、发现美, 鼓励乡村女性用手边的工具, 去记录、去表达、去分享。在社会工作者的倡导下, 摄影小组的成员们组建了“文明随手拍”和“暖心探访队”。“随手拍”让人们更加注重于关注和发现美, 借助生动的照片、视频等展示出来, 让更多人可以欣赏到美, 并激发出内心深处的真与善,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个人的品德与修养; “暖心探访队”的成员们则定期看望村里的孤寡空巢老人和留守困境儿童, 并在老人的金婚、重阳以及儿童的生日和开学季等重要时刻为村民免费拍摄纪念照。

(五) 实施微公益项目,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

微公益项目, 是指为了充分发挥社区治理创新优势, 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积极推动居民积极者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 采取项目化方式开展的微服务和微治理活动。

社会工作者组织“红莓姐姐”各小组认领实施了公益理发、困难帮扶、心理疏导、家庭文明创建等公益项目, 同时也凝聚更多的乡村女性加入到巾帼志愿服务的大家庭中来; 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发挥女性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众多的女性社会组织不断成熟与发展, 形成了乡村女性公益服务的亮丽品牌。

(六) 通过文化创意项目, 促进女性就业创业。

依托乡村已有公共文化设施, 通过文化创意项目, 采取商业运营方式, 面向居民提供社区文化服务, 有效促进女性就业创业。

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阅读沙龙, 协助女性成立抒己成长空间, 为乡村女性开启找寻自我的旅程。同时, 链接女红和书画等艺术资源, 使乡村女性在家里就可以有不错的收入, 实现自我价值。成立“知物柴烧”陶艺体验中心, 传播中国古法陶器拉坯手工艺, 促进女性就业, 带领女性共同致富; 成立戏曲队, 积极参与乡村各类文化演出活动, 成为女性文化活动新亮点; 实践家亲子农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及创业

技能孵化, 带动乡村女性就业创业, 成为深受广大女性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

五、结论

乡村女性在家庭和谐、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她们的发展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因此,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 做好乡村女性参与式发展意义重大。赋权理论旨在挖掘或激发服务对象的潜能, 让个体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 引发她们对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思考, 寻找途径, 采取行动, 获得技能, 建立信心, 来改善处境。自赋权理念引入中国以来, 各界学者不断地探讨妇女赋权对女性发展的贡献, 在理论上对女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并且在本土的实践中提高了女性地位。因此, 以赋权理论作为切入视角, 来研究乡村女性参与式发展的路径, 完全契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宗旨, 在具体开展妇女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等方面也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M].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
- [2]张时飞.组员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学习的增权效果——以上海癌症自助组织为例[J].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2005(1):1-28.
- [3] Pinderhughes E B . Empowerment for our clients and for ourselves.[J]. Social Casework, 1983, 64(6):331-338.
- [4]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 社会观察, 2004(1):45-45.
- [5] Lee J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孙晓珍.社会工作赋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女性素质提升[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029(023):230-231.
- [7]安徽省长丰县杨庙镇马郢社区.扶贫扶出网红村[J]. 中国社会工作,2020(33):45.

作者简介: 邵会会(1990—), 女, 汉, 安徽合肥人, 职称: 中级社工师, 学历: 硕士, 单位: 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院, 研究方向: 社区治理、儿童社会工作。